大公報
2025年9月10日 星期三

同姓之人

阿Q自稱與趙太爺是本家，結果被趙太爺結結實實打了個耳光：「你姓趙麼？」「你怎麼會姓趙！——你那裏配姓趙！」如今，這番話在互聯網上成了一個有名的「梗」。

趙太爺的這種做法，雖有些過分，但也可以理解。誰不希望與名人聯宗成本家？誰又心甘情願與一些不甚上得了台面的人同姓呢？姓秦的人自我介紹，肯定是秦始皇或者秦叔寶的「秦」，而不會是秦檜的「秦」。就連秦檜的後人秦大士，都自稱「我到墳前愧姓秦」。姓武的會說是武松的「武」，一定不會說是武大郎的「武」，儘管武大郎不是壞人。中唐名將安重璋，在安史之亂之後，恥與安祿山同姓，上奏唐肅宗，被御賜改姓李。

其實，《水滸傳》裏也有類似趙太爺和阿Q的情節。宋江帶着柴進、燕青前去拜會李師師，談笑飲酒。李逵在門外等得心焦，罵罵咧咧地被引進閣子裏。李師師問：「這漢是誰？恰似土地廟裏對判官立地的小鬼。」宋江答：「這個是家生的孩兒小李。」李師師笑道：「我倒不大緊，辱沒了太白學士。」

這話說得非常委婉。李師師與李逵都姓李，但一個閉月羞花嬌小玲瓏，一個傻大黑粗蠻牛莽漢，反差較之趙太爺和阿Q更甚。李師師分明是想說李逵「你也配姓李嗎？」只不過自己不親自出場，而是搬出了同姓文藝宗師李白，拐着彎奚落了李逵一下。其實李白倒未見得嫌棄李逵。而李師師喜歡燕青那樣的浪子，對李逵肯定是厭而遠之的。

好在這黑廝是一個字也聽不懂。否則，按照李逵那「憐香惜玉無情緒，煮鶴焚琴惹是非」的暴躁脾氣，李師師的下場大概就要像那個在潯陽樓賣唱的女娘一樣，被李逵用兩個指頭在額上一點，便抹脫了一片油皮，大叫一聲，暈昏倒地，桃腮似土，檀口無言。

逢周三、四、五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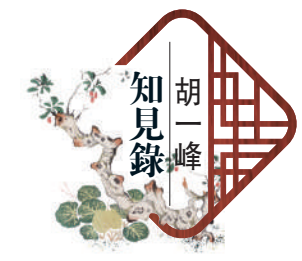
走，演短劇玩！

有位清華女博士暑假闖進短劇圈，一天拍二十個小時，一聽到「開機」，馬上打滿雞血，繼續奮戰。女博士參演的這部短劇以圍棋文化為題材，她在其中飾演博物館的古文物修復師。博士拍短劇，引起很多人的關注，有人說浪費學歷，有人說混錯了圈子，女博士本人卻說學到了知識，緩解了焦慮，樂在其中。

在我看來，此事或許告訴我們，微短劇正在給芸芸眾生打開一扇新的人生之窗。《毛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這段話一直被認為說出了詩歌乃至一切文藝表達邏輯和方式。文藝來自於情感。情感愈是濃烈真摯，技術愈是熟練精湛，文藝便愈是精彩動人。在《毛詩序》那個年代，言語、歌詠、舞蹈，大體就是情感抒發的主要方式。後來，藝術的技術手段不斷發展，形式體裁更加豐富，詩文、音樂、舞蹈及其綜合而成的戲劇之外，又有了電影、電視。

隨着情感表達的方式變多，表達情感的技術含量也增加了。寫首詩，作篇文，唱首歌，跳支舞，尚屬個體即可完成的藝術，電影電視可就有賴於工業化流水線，需要集體合作。而微短劇的興起，正在打破這一限制。前段時間，手機拍攝的大片已經問世。以智能手機為代表的拍攝設備的平民化進程，修圖工具特別是文生視頻等人工智能技術的成熟，都使影視拍攝製作變得更加方便。

而文藝史的進展早就表明，在創作的意義上，題材內容和形式手段存在着互相籲求的關係，社會生活新題材的湧現，必然要求新的技術加以表達；同理，新的藝術形式的興起，會把更廣泛的題材吸入藝術創作範疇，把各行各業的人拉入文化內容供給的隊伍。這些年微短劇涵括千行百業，便是例證，在短劇圈「玩」得不亦樂乎的清華女博士，也是如此。



逢周一、三、五見報

一半學生近視

聽北京一位教授說，因為女兒沉迷手機，有一次他要把手機奪走，在「搶」手機時跟女兒發生了激烈的肢體拉扯，不慎拉斷了韌帶。去醫院看韌帶，醫生問拉傷原因，教授有些不好意思，醫生聽了則報以同情的一笑：孩子沉迷手機，已經是很多父母的心病。

前幾天路過一間學校門口，正值下午放學時間，學生陸續走出校門，三五成群。觀察了一下，不少學生年紀很小，鼻樑上就已經頂了厚厚的眼鏡，放學路上邊走邊看手機。現在手機等電子產品普及，學生長時間機不離手，有的吃飯還在刷手機，導致視力出現問題的情況不在少數。

據國家疾控局的數據，二〇二二年我國兒童青少年總體近視率約為百分之五十二，其中小學生為百分之三十五，初中生為百分之七十，高中生為百分之八十。長時間使用手機，會導致近視度數增加、眼睛乾澀、雙眼疲勞等問題。知名眼科醫生陶勇曾引用一項新研究稱，每多看一個小時電子屏，我們的眼睛視網膜要衰老一個月。很多致盲性的眼病如白內障、眼壓升高、眼底病黃斑病變、高度近視眼底病變等，都與眼睛的老化有關。

保護學生視力，國家疾控局建議每學年應接受不少於兩次的視力不良篩查。聽一些家長介紹，以往學校都是提供同一型號的課桌椅，但因為學生身高不一樣，課桌椅並不都很合適，現在一些學校已經開始配置不同型號可調節的課桌椅供學生選擇。而且，學校每月至少還會調換一次學生座位，讓學生能夠經常變換上課時的座位視角。

兒童青少年玩電子產品需要保持一定的護眼距離，大致上，電腦的水平觀看距離應不小於五十公分，手機的觀看距離不小於四十公分。此外，還有一個「二十」法則：觀看電子屏幕二十分鐘，即抬頭遠眺二十英尺（約六米）外的距離至少二十秒，長期堅持，養成良好的用眼習慣。

逢周三、四見報

《天堂隔壁是瘋人院》

現任上海話劇藝術中心藝術總監喻榮軍是編劇出身，他於二〇〇一年撰寫的第一個作品原名《無所顧忌》。顧名思義，劇本就是要打破傳統敘事戲劇的模式，大膽地以現代人的思潮作為主旨思想。角色既具原型參照，同時亦離經叛道，不拘於任何形式。該劇本其後改名為《天堂隔壁是瘋人院》，持續修改及經過復排而再演。我們現在身處的環境，到底是天堂抑或瘋人院？也許是一線之差，劇中角色可與觀眾一同見證。

《天》劇本的可演性甚高，演員人數由四人至多人均可。原版本設定一個特定處境：某夜，四個院友在瘋人院的院長辦公室內策劃演出。四人一直把玩至天明，其間亦出現其他人等，與院友們發生不同的對應。主軸角色的名字是「無所」，他一直希望找到別人傾訴心事，從而引發其他角色的參與。

表面看來，《天》劇內容有點東拉西扯，不着邊際。尤其是演出前部分，角色們輪流登場，一言一語，漫不經心，似真還假。編劇運用不同素材，諷刺現代人的溝通方式，亦嘲弄現代社會各種荒謬現象。對於舊式官僚體制，編劇亦不忘戲謔一番，另外亦諷刺西方商業劇場的娛樂表演手法，不少點子都令人捧腹大笑。整體而言，《天》劇並無說教目標或道德批判，總之觀眾可以心領神會，自行聯想。

中英劇團八月於香港大會堂劇院演出《天堂隔壁是瘋人院》，由五位演員擔演全劇，並配上多個人形服飾支架為布景，令全劇增添奇幻效果。演出方面，粵語演繹甚為流暢，表演語言仍能傳達作者的原來思想。五位演員年輕而具活力，個別演員就像劇團近年的演出般，施展個人音樂才華，現場演奏電子音樂以添加氣氛。導演將演員的流動和對話作出順暢調度，節奏推進爽朗明快，但是即興的場面仍可再加發揮，藉此增強表演者與現場觀眾的關係。

逢周一、二、三見報

白蘿蔔當家

在韓國，白蘿蔔的出場堪比韓劇中「歐巴」的臉，可以千姿百態，但絕不能缺席。有了他，觀眾才能乘興而來，滿意而歸；有了它，這頓飯才算吃得完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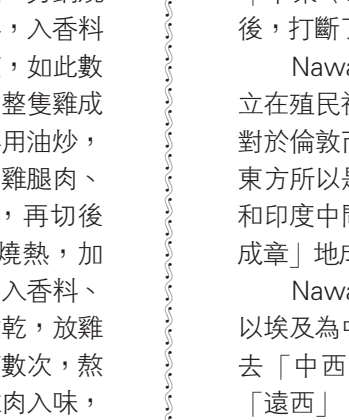
起初我也一頭霧水，不知道當地人為何能對這食材情有獨鍾。畢竟太「大路貨」，從頭到腳，從裏到外，都沒什麼可圈可點之處。永遠是跟其他兄弟拼盤上桌，不挑剔，免費續。但神奇的是，韓餐吃久了，竟然也能漸漸共情，從「毫無波瀾」變成「幾日不吃，有些思念」。也許很多東西、很多人，都是這個邏輯，天生帶着「芸芸眾生」的基因，注定無法挑大樑，可偏偏放哪都不違和，到頭來誰都需要他搭把手。

「綠葉」在秋天生得最好，水靈靈。把它託付於泡菜缸中，絕對不會失望。脆生生，酸甜解膩，還能在口中演一場打擊樂。誰沒有過烤肉吃到酣處，滿世界尋找白蘿蔔的經歷？當香醇的油脂在口中疊加，再集聚到一定程度時，那種飽和的滿足感便亟需一位「去油工」。一塊白蘿蔔泡菜放進嘴裏，爽利的口感披荊斬棘，一路打得油膩落花流水，味蕾即刻暢快淋漓，就好像夏天的冷水浴。哪怕放在湯鍋中，也是一根定海神針。把牛骨、豆腐、明太魚等食材「收編」得服服帖帖，在翻滾中幾度浮沉，辛辣褪盡，只剩溫柔底蘊留給人回味。再附贈一個「獨門吃法」，烤肉間隙，可以用生菜葉把它跟肉包起來，咬下去，齒尖同時爆裂開肉汁跟蘿蔔清甜的精華，香氣馬上立體起來，在彈韌的肌理中還帶着幾分清脆，讓人在酸味、辣味、肉香味裹層層遞進，明知道會上癮，還是心甘情願。這未經世事的本真，也許一直在默默修煉，就為了給油膩解圍，幫清淡增色，也讓人明白，安全感，或許向來都藏在不起眼的地方。

逢周二、三、四見報

中元悼歌

上周末剛過中元節，想必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默默悼念的逝者。恰逢前天九月八日是十九世紀捷克作曲家安東寧・德沃夏克誕辰一百八十四周年，本周應景地分享一張由他譜寫的《聖母悼歌》。這張雙碟裝黑膠是德意志留聲機唱片公司於一九七七年灌錄並發行，由捷克指揮家拉斐爾・庫貝利克執棒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攜手瑞士女高音艾迪絲・馬蒂斯、英國女中音安娜・雷諾茲、波蘭男高音維斯勞・奧楚曼和英國男低音約翰・雪萊・奎克聯袂演繹的版本。唱片封套選擇的是意大利文藝復興畫家洛倫佐・洛托的名作《基督向聖母告別》局部。



作為宗教音樂最為普遍的創作主題之一，《聖母悼歌》的傳承從帕萊斯特里納、維瓦爾第、佩爾格萊西；再到海頓、舒伯特；最終由羅西尼和德沃夏克等人接棒。此曲最初的文本出自十三世紀頌揚聖母瑪麗亞的讚美詩，內容包含對基督的哀悼和祈禱。而洛倫佐・洛托的畫作《基督向聖母告別》則呈現了基督在前往耶路撒冷和受難前向聖母瑪麗亞道別的場景。畫作不僅巧妙地用室內外結合的空間透視增強了畫面縱深感，暗色調的室內與被光影撒在身上的人物更強化了聖母面對道別的兒子那悲痛欲絕的肢體語言，似乎早已預見悲劇即將發生。畫家在此作中能夠明顯看出深受拉斐爾均衡構圖及柔美用色的影響，服飾色澤的質感絲滑且充滿光澤，且畫中橙色、黃色及深藍色的三原色搭配讓觀者不自覺地聚焦主題。然而，畫作並未採用當時最為盛行的焦點透視構圖，廊柱非對稱地往遠端延伸也似乎預示着矯飾主義風潮的到來。出於正方形的版式設計所限，封套僅保留了基督告別聖母的人物橋段，背景拱門上方近三分之一的室內挑高空間均被裁切。

「碟中畫」《聖母悼歌》／《基督向聖母告別》

逢周三見報

醬油雞血湯

得前輩徐錫安邀請，到《樂饗太平》的新書發布會，聽餐廳的逸聞、趣事，還有背後廣州與香港的歷史與淵源。「豉油西餐」展現中西合璧的獨特煮法，最著名的有「瑞士雞翼」，醬汁是由雞骨、豉油、冰糖等材料熬成，再煮雞翼。實際上是「Sweet」與「Swiss」讀音上的美麗誤會，與瑞士無關。

粵語「豉油」即「醬油」，醬油與雞配搭的形式不少，清代《清稗類鈔》記一條「雞血湯」，就用上雞血和雞湯，做法如下：「雞血細切成絲，以雞湯、醬油、縴粉，和之作湯，柔軟滑澤，老年最宜。」雞血難購得，可換成豬紅或鴨血，湯底用雞湯、醬油煮成，縴粉就是勾芡的粉，粟粉、生粉、馬蹄粉都可，隨手隨心。湯羹柔滑，雞血能活血通絡，具食療功效。現時鴨血也會煮成羹，或加豆腐，或加菇筍，配料較為多樣。

同屬清代的《養小錄》，用醬油煮雞，名為「爐焙雞」，提到：「肥雞水煮八分熟，去骨切小塊，鍋內熬油略炒，以盆蓋定。另鍋燒極熱，酒、醋、醬油相半，入香料並鹽少許，烹之候乾再烹，如此數次，候極酥極乾取起。」整隻雞成煮八分熟，雞肉切塊，再用油炒，雞肉基本已熟。現時可用雞腿肉、雞胸肉代替，仍可先煮，再切後炒，更為方便。另取鍋燒熱，加酒、醋、醬油混好的汁，入香料、鹽調味，大火將汁略為收乾，放雞肉煮至汁全乾。然後重複數次，熬汁煮雞收乾的步驟，讓雞肉入味，同時用鍋做成乾燒的效果，模擬「爐焙」的做法。

逢周一、三見報

「中東」和「中西」

看到一段已故埃及作家Nawal的視頻，二〇一五年她在荷蘭一個現場討論會上，聽到主持人使用「中東（Middle East）」一詞之後，打斷了她。

Nawal說：「中東」是一個建立在殖民視角之上的詞——因為相對於倫敦而言，印度處於很遙遠的東方所以是「遠東」，而位於倫敦和印度中間的埃及地區，就「順理成章」地成了「中東」。

Nawal說，按照這一邏輯，她以埃及為中心，去英國時會說自己去「中西」，去美國時則會說去「遠西」。現場一片笑聲。她繼續說，大家覺得「中西」和「遠西」好笑的同時，為什麼沒有人覺得「中東」和「遠東」好笑呢？「那就是殖民主義，那就是殖民語言，我們需要語言的去殖民化。」話音未落，現場掌聲雷動。是啊，沒有「中東」，只有「北非」、「西亞」與「中亞」。

即使是在十年之後的二〇二五年，我看到這條視頻時，依然覺得振聾發聵、醍醐灌頂。想起從小學習的「哥倫布發現美洲」——「發現」這個詞，不也是建立在歐洲的殖民視角之上，無視了早已祖祖輩輩生活在美洲的數百萬原住民嗎？

哥倫布沒有「發現」美洲，正確的表述，應該稱哥倫布為「第一位航行至美洲的歐洲人」。那種只有被歐洲人「記錄」和「擁有」的地方才會因為被「發現」而出現在人類的歷史之上的陳舊觀念，是應該被丟到故紙堆中的傲慢與霸權。

逢周一、三見報